

袁



包司南 著

门



讲述东汉末年第一名门的兴衰

JIANGSUDONGCHANNONIANDIYIMINGMENDEXINGSHUAI



辽宁人民出版社

袁 门

包司南 著



讲述东汉末年第一名门的兴衰

JIANSHUDONGHANMONIANDIYIMINGMENDEXINGSHUAI



辽宁人民出版社

© 包司南 201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袁门 / 包司南著. —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205-08053-2

I. ①袁… II. ①包…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81660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1 (邮 购) 024-23284324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www.lnpph.com.cn>

印 刷: 朝阳铁路印务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24

字 数: 367 千字

出版时间: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赵维宁

装帧设计: 先知传媒-魏宏亮

责任校对: 王恒霖

书 号: ISBN 978-7-205-08053-2

定 价: 50.00 元

前言

三国的故事在我国可谓是家喻户晓，从黄巾起义至三家归晋这百年时间堪称是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中热度最高的一段历史。因而，古今中外，人们对于三国故事的改编创作乐此不疲。作者本人就是一个三国迷，很久以前就动了念头，想要写下一个属于自己的三国故事。只是，《三国演义》的珠玉在前，让作者往往跃跃欲试之后又望而却步。

后来，不知听谁说道：“《三国演义》其实也可以算是《三国志》的同人小说。”这话乍听起来颇有点反传统的荒唐意味，可是仔细想想，倒也并非全无道理。如果从今人的角度来看，陈寿的《三国志》才是原作，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的确只能算是在《三国志》基础上的一次改编重制了。如此说来，只要能发前人所未发，再写一段“三国”也并无不可。

诚然，作者自知无论是文采还是积淀都远逊于罗贯中，可是，作者源自今人的新思维却一定是罗贯中所不具备的。而这种新思维正是本书创作中的一大亮点。

这本书的新思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 书中的人物并非脸谱化的忠臣孝子抑或奸恶凶徒，每个人都有着真实的人性，善恶两面往往同时体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

2. 此书也并不夸大个人能力对历史的影响，遵循历史

的客观规律。

3. 在阐述了道德对历史人物影响的同时，也试图从利益原因来分析一部分人的行为。

在此，希望这样一本旧瓶装新酒的小说可以为读者们带来一点不一样的三国趣味吧。

包司南

2014年6月



目录

- 一、党锢之祸 DANGGUZHIHUO /001
- 二、潜龙勿用 QIANLONGWUYONG /039
- 三、黄巾之乱 HUANGJINZHILUAN /077
- 四、洛阳罹难 LIJIOYANCLINAN /115
- 五、关东义军 GUANDONGYIJUN /153
- 六、平定冀州 PINGDINGJIZHOU /191
- 七、白马箭雨 BAIMAJIANYU /229
- 八、北方统一 BEIFANGTONGYI /267
- 九、官渡之战 GUANDUZHIZHAN /305
- 十、名门落日 MINGMENLUORI /343

党锢之祸

一骑白马从洛阳的大街上驰过，马上之人披着一件蓝色绒毛披风，束着方巾，挥动马鞭时的背影潇洒之极。

虽然在满是行人商旅的闹市中，白马纵跃驱驰却不曾擦碰任何一个路人的半点衣袖，人们看到马上客不住地挥鞭而来也丝毫不见慌乱，任由疾风掠过耳畔。

人们都知道，马上这位便是袁家的公子——袁绍。

袁绍，字本初，乃是袁家的麒麟儿，洛阳城里的名公子，年方十七岁才学和德行便名满天下，不仅被家人寄予厚望，也深得洛阳百姓的敬爱。

袁绍擅长骑马，技艺非凡，每每遇到要紧事便会扬鞭跃马奔驰于街市，不过却从未伤过一个人，毁过一件物。于闹市中骑马这等行径若是发生在旁人身上，必将成为一桩恶行，遭百姓唾骂。可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袁绍身上，反倒成了百姓们传扬他过人武艺的佐证。

东汉末年，朝廷腐败，官宦子弟大多不学无术也能借着祖上的余荫升官发财，显赫人前。是故，民间有童谣唱到：

举孝廉，父别居。举秀才，不识书。

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清白尺素浊如泥，良将子弟怯如鸡。

意为：各地官府推举去朝廷里做官的正直孝顺的人，却不养活自己的父亲，推荐的才学渊博的人却根本不识字。像琴弦一样耿直的人死在路边，像钩子一样奸佞的人，都被封侯裂土。本应清白的白布像泥土一样污浊，名将的后代都像鸡一样怯懦。

无德无行的官宦子弟在洛阳城里比比皆是，目不识丁的仗着父祖的庇荫，成了侍郎、侍中，手无缚鸡之力的依靠家中门生故吏的举荐，做了将军、校尉。在这样的情况下，四世三公（连续四代人位列三公的显赫官职，三公乃是东汉末年朝廷的最高官职）的袁家子弟袁绍却能文能武、礼贤下士，自然博得了人们的普遍好感。

而深受百姓爱戴的袁绍也加倍地谦虚恭谨，待人宽厚，结交名士，宛如古代的贤士一般。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只要看看袁绍平日里往来的朋友们，就可以知道袁绍的为人了。

和袁绍往从最密的人莫过于太傅陈蕃（此时谪居在家）、张邈、许攸了。这些人无一不是以贤德和才学闻名当世的人物。袁绍以他们为师为友，足以看出他见贤思齐的志向。

袁绍转过了街角，抬手一提马缰绳，白马前蹄腾空，骤然而止于一处宅院前，此处正是太傅陈蕃的宅邸。

许多人或许对陈蕃这个名字有些熟悉，这多半是缘于后世王勃曾经在《滕王阁序》中写道：“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文中这位求贤若渴的官员，正是和袁绍有师徒之谊的当朝太傅陈蕃。

袁绍翻身下马，把马缰绳和马鞭都交到了早早恭候在门口的一个仆役手中，正了正衣冠，这才昂首阔步地走入大门。

袁绍身长八尺，容貌威严且风姿不凡，龙行虎步之间的神韵教人欣然向往。许多洛阳百姓都折服于袁绍的这股威仪之下，一面之缘间便成了他最忠实的拥趸。

两条细长的眉毛连同狭长的凤眼微微扬起的袁绍无论何时看起来都顾盼

有神，有一副傲然凌驾于众人之上的气势。然而自进了大门之后，袁绍便微微颌首，垂袖敛容，摆出谦恭的神色。这并非是慑于陈蕃的地位和名望，而是由于他对老师的敬重。

从大门口到进入内堂，始终有仆从引领，袁绍一直来到陈蕃的书房，仆人才拜伏退下。此时，书房中独余下陈蕃和袁绍二人。

陈蕃的书房里纤尘不染，每一卷书简、每一处窗棱都如同新涂了一层油一样光亮。陈蕃此人的性格正如他的名言那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对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陈蕃都亲力亲为，细致认真地做到最好。每天早上起来亲自清扫卧室和书房似乎就成了陈蕃驱散身上惰性，随时准备着为朝廷除残去秽的一种预热。

“本初，老朽想要你替我做一件事。”陈蕃知道只要自己不首先开口，袁绍是不会发问的。性格闲雅的袁绍从小就不介意长时间地默立静坐。

“老师，您，尽管吩咐，本初自当竭力而为。”袁绍很喜欢使用间断得条理清晰的短句，时不时地停顿下来调整语气，这种独特的说话方式和他的慢性子很搭调。骑在马上风风火火的袁绍只要进入了庙堂之中，厅室之间，就会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沉稳悠然。

“这件事恐怕有些棘手，带上你那两个小厮吧。”陈蕃思量了一下说道。他口中的那“两个小厮”指的是袁绍身边的两个随从，颜良和文丑。

颜良今年十一岁，文丑十二岁，都是胶东人士，由于幼年时就生得孔武有力，被人推荐给了袁绍做随从。这两个人如今虽然还只是两个使唤下人，但是假以时日，勤学兵法战阵，定能成为名扬天下的大将。

陈蕃要袁绍带着有万夫不当之勇的颜良、文丑二人同行，可想而知，此行甚是凶险难测。

袁绍点了点头，不问究竟要做什么，只问道：“老师，此行，却要去何处？”

“我要你去一趟胶东，保护张俭张先生。”陈蕃压低了声音说道。二人身在陈蕃的府邸中，又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陈蕃却不自觉地压低声音，这让袁绍感到一种隐约的压迫感，胸口不禁有些烦闷。

袁绍深吸了一口气，说道：“张先生，现在身在东莱？”

陈蕃闭目颌首，提起张俭，他就忍不住要回忆起两年前的那一场党锢之灾。

距此时两年前，也就是延熹八年（165），宦官诬陷李膺、张俭等清官名士结党营私。汉桓帝昏庸无能，轻信宦官，遂按照宦官们提供的数百人的名单，下令各地州府搜捕李膺、张俭等人，并永久不许这数百人的门生友人仕官，史称“东汉党锢之祸”。

这一次的党锢对于门阀士大夫的冲击很大，并直接激起了士人们对于朝廷和宦官的不满。陈蕃身为太傅，见到此情此景忧心忡忡，不断奔走疾呼，试图解开党锢，驱逐宦官，重振朝纲，然而势单力薄，更几次险些身陷囹圄。

近来，陈蕃由明处激烈地和宦官对抗，转为了暗地里的秘密营救被通缉的党人名士，而党人之首张俭正是他的头号营救目标。

“宦官们最近增派了很多官兵搜捕张俭，其中更有一些消息灵通的江湖人物，张俭恐怕难以脱困。所以希望你能亲自去搭救他，把他转移到东莱大户李笃的家中。”陈蕃神色郑重地说道。

“明白了。”袁绍沉着地说道，却并不过多地询问细节，只等着陈蕃的进一步指示。

“此行非比寻常，危险重重，我希望你事先想好。”陈蕃说道。

袁绍的父亲乃官拜三公之一的司空（东汉末年三公指的是太尉、司徒、司空，为朝廷最高官职，亦有大将军一职在三公之上，却非常设官职）袁逢，而袁绍幼年时便被过继给早逝的伯父左中郎将袁成。由于这个缘故，袁绍对于袁氏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长子。且袁绍英武挺拔，才智过人，深得父亲袁逢和叔父司徒袁隗的器重，更是袁氏一门未来的希望。

陈蕃深知袁绍对于袁氏的重要性，故而要袁绍三思而后行。

其实，陈蕃是一个谋定而后动的人，向来深思熟虑。既然他把如此重任交托给袁绍，就说明他已经充分想到了事情可能发生的后果。而他依旧如此抉择，只能说他认为此事非常重要，必须要袁绍亲自出马，或者，他此时只能依靠袁绍一人。

事实正是如此，宦官们派出了大批官军以及江湖人物前往胶东搜捕张俭。毫不知情的张俭不可能躲过这些人的耳目，被捕之后只有死路一条。

陈蕃现在正需要一个能够自由出入洛阳，有能力保护张俭转移，即使事发也足以自保的人。这个人，除了袁绍，不做他想。

宦官的势力再大，也不敢轻易与名门之首的袁家结怨。袁绍的这重身份就是他最大的优势。

“宦官们不敢伤袁绍，投鼠忌器，张俭就有一线生机。”陈蕃如此设想到。而此举必将引起宦官和袁氏的对立，袁氏愿意冒这个风险营救一个与他们素无利益往来的张俭吗？

陈蕃正是要袁绍下这样的决心。

亮明袁氏的身份，则可以安然无恙地营救张俭，可是会得罪权势熏天的宦官。不表明身份，则袁绍和张俭都可能生命危险，却不会牵连族人。这实在是一个两难的抉择。

袁绍思索了一会儿，面无表情地说道：“请老师明示，张先生如今的所在，还有，李笃的居所。”陈蕃竭力想要从袁绍的脸上看出他的想法，却无能为力，袁绍细长的眼睛中流露的精光如深潭表面的水波一般流动，让人无法窥探他的心思。

陈蕃迟疑道：“本初，可有把握？”

“本初，向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袁绍一字一顿地说道，此时此刻，沉静如渊的袁绍唯独把一份绝对的自信，准确地传达给了陈蕃。

进入了胶东境内，朔风阵阵，残缺不全的枯树叶在嗤嗤的风声中打着旋儿，田埂间的一条小路上，两个人拥着一匹白马从远处走来。马上一个青袍公子头戴一顶裘皮帽，披着厚厚的大衣，只露出了半张白玉似的脸。两个穿着棉布短衫的年轻人一前一后跟着，一个提了一条短棍，一个挎着一把腰刀，两个人步伐轻快，身子好像两张蓄势待发的弓一样，充满了力量。

马上的公子帽檐压得很低，阴影一直遮到嘴唇，他自始至终一声不吭，连身子都不曾抖动一下。

跟在马旁的两个年轻人则不然，东瞅瞅，西看看，时不时还要交头接耳地嘀咕几句，显然对于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兴趣。

让人奇怪的是，不知道是什么景致吸引了二人的注意力，这小路两旁实

在是一片荒凉的景象。远远望去，视线尽头的大山脚下横着几间低矮的茅草屋，篱笆倒了大半，看不出一丝生气。而田里也多半长满了杂草，龟裂的纹路随处可见，几近风化的土砾石块覆盖了地表，让人无法推测这片田地究竟荒废了多久。

胶东是东汉的重要州郡之一，却如此萧条，如非亲眼所见，洛阳城里见惯了繁华景象的人们岂能想象此时正漫步于王化之地、中原之土呢？

“多年没有回来了，好像又破败了几分。”肩上扛着短棍的年轻人低声说道。他不愿意打扰了马上主人一路来不知何时开始、也不知何时结束的沉思，尽量用自己最小的音量和身边的伙伴聊了起来。

这个年轻人约摸十多岁，方面大耳，浓眉大眼，如果不是他的声音还透着稚嫩，旁人一定会以为他是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了。

挎着刀的年轻人搭了腔，说道：“从前头那儿一路走来，走了约摸五六里路了，总共也只看见这三五户人家，也不知道人都哪儿去了。”这个年轻人也是十多岁的样子，一般的大脸盘，却生着两只小眼睛，眼睛眯成了两条线，加上一张薄嘴唇，说起话来只能看到脸上三条细线开开合合。

“这样下去，真不知道，汉室，还能坚持多久？”马上的公子突然开口说话了。他的声音很轻，除了跟在身边的两个年轻人，谁也不会听到。

不过，此言一出，还是把两个年轻人吓了一跳，不约而同地抬起头看着马上的公子。

“洛阳城里的贵族公子们，还醉生梦死地享乐，却不知道，衰败的阴影已经爬到脚下了。”公子把帽子往上推了推，侧着头说道。他细长的眉毛向额角延伸着，两只眼睛眯了起来，仿佛仰起头就能看到洛阳城的浮华一般。他就是受到陈蕃所托，从洛阳来到胶东的袁绍。跟在他身旁的这两个年轻人自然就是颜良、文丑了，扛着棍子的是颜良，挎着刀的则是文丑。

“公子，您是说过些年洛阳也会和胶东一样穷？”颜良不解地问道。文丑虽然没有发问，但是从 he 热切地看着袁绍的眼神中可以知道，他也有着相同的疑问。对于幼年时就从胶东的乡下来到洛阳以求出人头地的颜良、文丑来说，洛阳就是这人世间最繁华美丽的城市，他们不敢想象，这样的仙境也会成为一片破败萧条的乡野。

袁绍向来言必中的，对于粗通文墨的颜良、文丑来说不仅仅是主家的公子，也是不容置疑的老师，袁绍所说的每一句话，二人都奉若圭臬。所以，袁绍的话让二人十分惊讶，忙要问个究竟。

袁绍眉头紧锁地看着远方说道：“任何一家，要想坐稳天下，首要，是有不容置疑的实力，其次，就要让跟随的人安居乐业，否则，肯定要出乱子。”袁绍的说话方式依旧缓慢得让人着急，屡屡的停顿更让人等得心焦。

颜良、文丑听了这番话之后都茫然不解地看着袁绍，在袁绍看来这已经足够浅显的话语似乎仍超过了两人能理解的极限。

袁绍无奈地笑道：“这么说吧，我袁家，要想兴旺，自然是要家里人一直做大官，家里有钱。另外，也要让袁家的门生们有个好的出路，你们这些袁家的家将们，也要生活好，这样，大家为袁家，尽忠效力，袁家也就日渐荣昌了。”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文丑咧着嘴笑道。他听说了袁绍要让自己过好日子，不由得高兴起来，至于袁绍之前说的那番话却又早已忘记了。

颜良比之文丑似乎多了几分悟性，拍了拍脑门说道：“您的意思是说，袁家要想越来越好，不仅自家人要富贵，也要让手下人吃好喝好，大家伙都真心出力，袁家才能更好，是吧？”

“嗯，天下，也是如此。”袁绍点了点头说道。

“哎，颜良，你小子好像越来越聪明了啊！”文丑拍了拍颜良的肩膀笑道。

“平日里叫你多跟着公子读书，你也不听，多读几本书自然就开窍了。”颜良得意地说道。颜良和文丑虽然是同乡好友，却也在平时互相竞争，文丑块头更大，所以武艺高一点，颜良则多看了几部兵书，胜在学问上。

“哼，咱俩天生就不是那读书的脑袋，多看几本也没用，还是练好了本事是正经的！”文丑不服气地哼了一声道。

“多读书，总归，不是坏事。”袁绍笑道。文丑听了只得点头称是，颜良则叉腰看着文丑呵呵笑了起来。

袁绍接着说道：“如今，宦官专权，皇室衰微，朝纲不振。宦官们，欺压士大夫，搜刮百姓，已经是，天怒人怨。加之党锢以来，宦官，和氏族名门之间的积怨更深。汉室的根基，乃是士大夫和百姓，却并非宦官。士大夫寒

心，百姓受苦。这汉室江山，还能稳固吗？”袁绍此言只为一抒胸中怨气，自顾自说来，不再理会颜良、文丑二人是否听得明白了。

东汉初期，本来是氏族名门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朝廷选拔官吏除了各地州府推举孝廉和秀才之外，就是依靠朝中士大夫保举。氏族名门利用身份和权力选拔依附自己的读书人做孝廉和秀才，他们进入官场之后再反过头来推荐氏族名门子弟做官，循环往复，这些人就成为了一个联系紧密的利益集团。袁氏正是这其中最大的集团。

可是，到了最近二十年间，汉桓帝重用宦官，打压氏族名门，并从朝廷手中公开地卖官鬻爵，让氏族名门推荐官吏维持生机的形式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氏族们遂联合起来与宦官对抗，孰料，宦官们先发制人，在桓帝面前诬告氏族们推到前台的名士李膺和张俭等人。

这次党锢中被牵连的士大夫多达八百多人，都是各大氏族名门的门生故吏，氏族们受到的创伤可想而知。

袁氏的很多门生也被牵连在这次党锢之祸中，袁绍的叔父袁隗为了不与宦官起正面冲突，息事宁人，并没有搭救这些涉事的门生。

家族前景受到的威胁，门生被捕带来的耻辱，都在青年袁绍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怨恨。

袁绍一直以来把一种对于宦官无以复加的仇视埋藏在心底，不断地发酵。

正是基于这种原因，袁绍才和对抗宦官的领头人陈蕃走得很近。也正因为如此，在营救党人领袖张俭这件事上，袁绍格外热心。

后世名士谭嗣同曾写道：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张俭乃是当世名士，德行才华为万民敬仰。自从党锢以来，张俭流亡天下，驻足之处，百姓争相收容，为此家破人亡者数以百计，而后来者仍前赴后继。

出身名门的袁绍虽然不像庶民一样对于这种名士有着近乎信仰的崇拜，

却真诚地希望挽救这面党人的旗帜——在士人中有着无比号召力的张俭。只要能保住张俭，党人就依旧是一股能够让宦官畏惧的政治势力。

宦官兴，氏族衰；氏族盛，宦官亡。所以，对于自身处境充满了超乎寻常的危机意识的袁绍义无反顾地做着一切能够给宦官造成威胁的事情，即使这件事在短时间内看不到任何回报。

“此行，非要保住张俭才行！”袁绍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道。

自从当日拜别陈蕃之后，袁绍就以出门游学为借口，带着颜良、文丑远赴胶东，转眼间已经是一个多月过去了。

一个多月的奔波劳碌，对于生在洛阳、长在洛阳的贵族公子袁绍来说，自然有着难以言明的辛苦和沉闷。但是，每每想到这或许是为了家门兴盛所做的努力时，袁绍的忍耐力就超越了常人。

也许是水土不服吧，或者是因为前几天在一个山野间的小店里吃了不新鲜的肉，袁绍进了胶东境内之后的第二天就有些身体不适。

中午的风带着被太阳烘烤出来的一缕温度吹来，暂时让人们忘掉了是在深秋时节。尤其当微风拂过脸颊、吹进领口的时候，赶路到微微出汗的颜良、文丑二人都觉得无比的畅快，甚至想要故意迎风走得快一点，让这种感觉越发明显。

可是，无精打采地跨在马上 的袁绍却感到，这些风如同是绵密的钢针，破皮却不见血地扎在裸露在外面的每一寸皮肤上，分外难受。

一整天了，袁绍吃不下半点东西，只能喝水，胃好像被两只手各抓住了一头扭成了一团，如同洗过之后拧干的衣服一样。胃里面有一团东西在这扭曲的空间里不上不下地塞着，不断膨胀，几乎要顶穿了膈膜，直达胸腔。

本来一贯风度翩翩的袁绍，此时也露出一脸苦相，细长的眉毛和上挑的眼睛连同抿着的嘴唇都重力失衡了一般低垂着。这副模样是袁绍在洛阳时从不曾有过的。

“找、找……找个地方，歇一会儿……”袁绍咬着腮帮子勉强说道。颜良、文丑此时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赶忙扶袁绍下马，来到路边休息。

本来委顿不堪、将要坐在地上的袁绍瞥了一眼身旁的尘土，挪动了几下

身子，可是，这一动却越发牵动了胃里的烦闷感觉，终于结结实实地坐在了地上。袁绍脸色煞白地垂着头，把额角靠在手臂上，冷汗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公子，找个大夫吧？”颜良说道。

“嗯……”袁绍点了点头，却不愿多说话，好像说一句话都会消耗掉他仅有的一点气力似的。

“这荒郊野岭的，哪有什么大夫？”文丑手搭凉棚四下张望，别说是大夫了，就是一户人家也没有。

“咱们从那边来的时候不是看到了两户人家吗，回去，去那里看看。”颜良说道。

“那要往回走四五里了，公子也不知道能不能坚持得住。”文丑说道。

“这一带荒凉得很，往前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遇上一户农家，要去附近的镇上则要走小半天，你说怎么办？”颜良着急道。

“你急什么，那就回去，我背着公子！”文丑说着就把袁绍背在背上，小跑着往来时的路上走去，颜良则牵着马跟在后头。袁绍现在的身体根本无法骑马，反倒是文丑宽阔的脊背上更平稳，不易颠簸。

文丑为了尽快把袁绍带到农家休息，拿出了猎豹追逐猎物的速度，闷着头发足狂奔，速度虽快，上身却丝毫不晃，以免增添袁绍的烦闷感。

“这位老兄是病了吗？”文丑只管低头赶路，忽然听到一个声音高声问道。

“是我家公子病了，这附近有大夫吗？”颜良此时已经和这个声音搭上了话。

文丑歪着头从袁绍垂下的斗笠侧面露出了半张脸打量着对面的来人，原来是一个背着一篓草药，看上去极为和善质朴的年轻人。

年轻人穿了一件粗麻衣服，下巴上有几根稀疏的胡茬，黝黑透红的脸盘一看就是常年做农活的庄稼汉。这一天中午的阳光虽然很充足，但毕竟是深秋了，天气依旧很凉，可是这个年轻人撸起袖子，胸前领子拉低了，露着锁骨，文丑看着都替他打哆嗦。

“跟我来吧！”年轻人也不正面回答颜良的问题，只是一招手，转身就朝着东面走去。这条路正是袁绍三人本来要去的方向。

“走多远才能到大夫家？”文丑问道。他倒不是怕累，只是觉得袁绍呼吸

越发浑浊，只怕是坚持不住了。

“那可不是什么大夫，而是比……”年轻人的话还没说完，文丑就大吼一声说道：“不是大夫，你带着我们走干什么，耍我们吗！”说着，文丑右手按在刀柄上就要拔刀砍向年轻人。以袁家的身份地位，斩杀一两个无礼的平民甚至不需要做出什么解释。

“且慢，听他解释。”颜良看到年轻人背篓里有草药，又见他长得老实，便有心相护，拦住了文丑。

“还解释个屁，公子快要坚持不住了。”文丑怒道。

“往前走一里地就到了，就在那边一拐弯就是。张道长就在前面。”年轻人指着远处的一道炊烟说道。

“张道长？他会看病？”颜良问道。

“那当然了，张道长虽然不是大夫，却比大夫还神，没有他治不好的病！”年轻人得意地说道。

这个年代的和尚道士们多精通一点药理知识，以便伪装成神力，招揽信徒，所以颜良、文丑听了也觉得不妨一试。毕竟在这穷乡僻壤，且荒无人烟的地方要找到一个像样的大夫也确实不容易。

“公子？”文丑唯恐那个道士是三脚猫的本事，不靠谱，便征询袁绍的意思。

袁绍胸口早就翻江倒海了，额头青筋凸显，太阳穴乱跳，哪还顾得上这个道士本事如何，连连点头道：“去、去……”

三人这才跟在年轻人的后头往前走。颜良其实也有些不放心，遂一边走一边聊起了这个张道长。

原来，这张道长名为张角，乃是巨鹿人士，自从几年前从一位名为南华老仙的道人手中求得了一部《太平经》之后，就到处布道讲学宣扬太平道教义，同时为人看病疗伤。张角看病向来是药到病除，且分文不取，因此很得百姓的信赖，他两脚走过的冀州、幽州、并州、徐州、青州等地都有着数目庞大的太平道信徒。而最近，张角正好就来到了东莱郡的胶东地区传道，目前就在前面年轻人所指示的那户农家落脚。

而这个年轻人也是胶东本地人，叫做唐周，乃是太平道的信徒，早在三